



佳 躁

庸人◇著

职场人最可怕的心理状态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文津出版社

焦 躁

庸人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文 津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焦躁 / 庸人著. —北京: 文津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80554 - 535 - 6

I. ①焦… II. ①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4312 号

焦躁

JIAOZAO

庸人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文津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14 印张 248 千字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554 - 535 - 6/I · 155

定价: 26.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题记：

世界上最痛苦的：上班；

比上班更痛苦的：一直上班；

比这个还要痛苦的：加班；

还有呢：加班不给钱；

.....

痛苦到无以复加：没熬到退休就死了。

序

自由是人的天性，任何人无法剥夺，除非是天生的奴才！

人，总有些名目繁多的身份，就拿我自己来说，我是儿子、姑爷、侄子、外甥、哥哥、叔叔、大爷和老公，如今我没孩子，一旦有了我就是爹。当然，我的朋友希望让他的孩子叫我干爹，我没敢答应。这是本人的家庭属性。我的社会身份也挺多的，我是作家、编剧、丁克、业主、顾客。前些年我到南方旅游，当地饭馆的老板亲切地称我为老总，怎么听着都像白匪。有一次我去河北办事，黑车司机张口闭口地把我叫做老师傅，怎么听着都像和尚。还有一回我在山东流浪，几乎所有的当地人都亲切地把我唤为伙计，恍然间我还以为自己是饭店服务生呢。这是本人的社会属性。

有一件事，我非常自豪。

我不是上级的下属，领导的碎催，老板的马弁。咱不上班，咱没工作，咱是自由职业者！咱是个写字的，而且咱和狗屁文坛也没有任何纠葛，谁也不能把咱怎么样！嘿嘿，写着写着我就得意忘形了。

自由职业者说来应该是一个古老的社会群体，古已有之，其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广博，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近几十年来，这个群体曾被人人为地消灭了，二十年前才死灰复燃，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但复活之后的自由职业者俨然成了新鲜事物，人们对这个群体充满了好奇，但更多的是鄙夷、蔑视和不理解。

在自由职业者眼中，单位中人同样怪诞不经。不算加班，他们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五天。三十年或四十年后，如果还一事无成就会被无数的人无数的脚踢回家去，从此世界便与他们无关了。如果谁能接受这个现实，谁就是没脑子，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却是一种生活常态。

本人在这部作品中开了个玩笑：脑子够使的人都是自己给自己打工的，智力中等的家伙在外企里混日子，脑细胞明显不足的人只能在国有单位里猫着。这句话得罪了很多朋友，但我不怕。还是那句话，咱不上班，谁也不放

在眼里。其实自由职业者可能是社会的润滑剂，也可能是垃圾桶，但某些自由职业者却扮演着未来战士的角色，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大多数人都会成为自由职业者的。

不信，咱们走着瞧。

当然，自由职业者也有自己的烦恼，焦躁是他们普遍的心态。但在这个社会中谁不焦躁呢？估计只有大熊猫。

庸 人

2009. 5. 23

阳台上，一架高倍望远镜慢慢移动着。

小区里只有两栋楼，此刻望远镜捕捉到一只灰黑色的半大兔子，它站在栏杆上，后腿直立，前爪腼腆地抱着嘴脸，似乎在祈祷世界大同。几秒钟后，这小东西忽然活泼起来，脖子如装了高速轴承，飞快地扭动着，似乎在寻找从阳台上一跃而下的最佳角度。望远镜随着兔子的移动变换角度，操纵者忽然产生了一个怀疑：那东西不是兔子吧？它的两只耳朵只有一寸长，耳朵的尖端还是圆的。另外它尾巴粗大而上翘，像一只倒生的胡萝卜，兔子几时生过这等尾巴？望远镜的操纵者叫不上它的名字来，便想当然地把它归为“怪兽”了。

方路光着脚冲到阳台上，一把将小“怪兽”抱在怀里，战战兢兢地说：“龙龙，不许你上阳台，怎么就是不听话？掉下去就摔死啦！”小“怪兽”仰脸望着他，冷不防地用后腿狠狠蹬了他一下。方路不敢放手，将它扔进房间。小“怪兽”在地板上晃动了几下便没影了。

方路清楚，那小东西不过想出去转转。但满街都是野狗，出了门小命就等于交待了。

他无意中向阳台外看了一眼，天空灰蒙蒙的，有些雾。不知为什么，方路的心情逐渐阴冷下来，脸上呈现出几丝伤感。栏杆是铁的，窗户是合金的，玻璃是钢化的，这阳台全然就是一只囚笼！方路又开始设计那酝酿已久的计划了，右腿抬高一米就能从栏杆上跨出去了，如果左腿也跟着起哄，整个身子就可以悬在囚笼外面了。之后的事，完全由自己来决定，跳下去还是缩回来，这是个问题！

二十二层的阳台上，风似牛吼，人如危卵。

方路的确跨出去了，他一点一点地挪到阳台边缘。下面没人，连狗都没有。

无论人生游戏何等纷繁错杂，结束它也仅仅是一个念头的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跳出去就痛快了，跳出去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跳出去没准



就能拥有很多伙伴，据说野鬼都是成群结队的。

几年来，方路从不敢独自上阳台。一旦望见云雾迷蒙的远山，一旦看到楼下蚁群般稠密忙碌的人群，他的腿就会不自觉地颤抖，人便会油然生出一股跳下去的冲动。跳下去，把自己囫囵摔成块肉饼，被满街的蚂蚁们瞻仰、追忆、怀念、分食。然后尘归尘，土归土，世界恢复常态，那个叫方路的家伙被人忘却，或许这家伙本来就不该活着。

有一次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刘小灵了，老婆冷笑着说：“瞻仰倒未必，吐口唾沫倒是一定的。”

方路琢磨着，如果每人都吐口唾沫的话，自己就成痰盂了，从此他下决心与这个念头对抗到底。

方路克制住跳楼的欲望，歪歪斜斜地冲进房间，在抽屉里找出根大头针来，照着自己的大腿狠狠地扎了两下。“噗噗”的两声，大头针的一半身躯陷在肉里，而方路仅仅是扬了扬眉毛。

实际上，方路大腿上分布着十几处深浅不一的针扎痕迹。有一次他在洗浴中心搓澡，搓澡师傅大为惊奇地问：“大哥，人家扎胳膊，你怎么往腿上扎呀？”

方路不明所以：“谁？谁扎胳膊了？”

师傅挥舞着毛巾，胡乱一指：“抽粉的。我都不敢使劲搓，一搓就冒血。”

方路瞪了他一眼，吼道：“赶紧搓！搓不干净，我找你们经理去！”

绝望的滋味不好受，每个月方路都要绝望上一两次。用大头针扎大腿是他摆脱绝望的一种方式，至今还算有效。方路不可能吸毒，他的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来的，来得不容易，舍不得买毒品。

六十亿个人就是六十亿个囚徒，关押他们的场所就是人类自己建造的房屋。区别是有人是自愿被关进来的，有人是被别人看管的。被别人看管的家伙大多有同伴，方路以前也曾被别人看管过，但他辞职回家了。由被动被看管者蜕变成自愿在家，这需要迈过另一个门槛，这种囚徒大多是独自被关押的，一切麻烦也是他们自找的。

绝望的根源是孤独，在常人眼里方路是值得钦佩的。他不上班，在家专心写剧本，电视上偶尔还会出现他的名字。但写剧本这种差事往往是折寿的，大多不得好死。

前几天制片人给方路出了个难题，要求他将一个亿万富翁和一位三十来岁下岗女工的爱情历程写得死去活来，惊天动地，然后让富翁倾家荡产，命悬一线之际女工彻底地爱上了他。之后二人便一起干些违法犯罪的勾当，于是东山再起，新一轮故事开始了。

接到任务后，方路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琢磨了一个星期，硬是没想出

个头绪来。他前后设计过几十套方案，都被自己否定了。亿万富翁爱上下岗女工？下岗女工还得百般推辞，千般拒绝？这种事出现的几率等于骡子生马，除非这两人中有个精神病或者两人全是精神病。于是方大编剧绝望了，彻头彻尾地绝望了，绝望加孤独基本上就没活路了。

偏巧龙猫蹿上了阳台栏杆，就是想让主人体会一下自杀前的决绝。对了，那四不像的动物叫龙猫，如今正蹲在电视上，如一只小巧的毛绒玩具。它属于啮齿类，产地南美。这家伙卖好几千呢，是方路写作时的唯一伴侣。

方路烦透了，他把一条腿跨在栏杆上，另一条腿跟着过去了。就在这时，方路看见对面大楼的一扇窗户中，有人正举着望远镜观察自己呢。一股强烈的羞耻感彻底击毁了方路，他不能傻瓜一样地死去。

小时候他给自己设计过追悼会，追悼会好歹也应该出现部级干部。如果现在死了，基本上就没有开追悼会的必要了。想到这儿，方路冲对面一吐舌头：拜拜了您哪！我逗你玩儿呢。

他在大腿上使劲扎了两下，几颗血珠在腿上幻化出一条优美的曲线，缓缓地流到脚踝上。方路大出了一口气，用纸巾将血迹擦了，然后拼命在手机上查了起来。他在手机中找到了十几个号码，都是老同学，之后方路按顺序逐个给他们打电话。方路想把大家召集在一块儿，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一定要把下岗女工与富翁的故事编排得合情合理，天衣无缝。

十几个电话打了出去，找到了百分之七十的候选人，其中百分之七十的人同意赏光，但百分之百的同学希望方路承担聚会的费用。他咬着牙答应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大约五点钟后方路的手机响了。江赣说正好路过这片，要接着方路一起去饭店。方路心里咯噔一下子，难道江赣这小子买车啦？方路认为江赣只有一张好嘴，除此之外这小子是百分之百的不学无术，无赖透顶。如果他发迹了，老天爷真是瞎了眼了。

如今江赣是某国有企业办公室副主任，具体是干什么的，方路从来都没弄清楚过，他也不稀罕打听。方路给龙猫准备了一些食物，又给老婆留了张字条，然后大摇大摆地下楼了。

江赣站在楼门口，老远便兴冲冲地嚷道：“跟你说个事，前两天我碰上一大师。大师说了，我的名字特别吉利，名字里有水，笔画特别多。水代表的是财运，笔画越多钱证明财运越旺盛。你瞧瞧咱这名字起的，赣！又气派又难写还能带来财运，干脆你也改个名字吧。”

方路浑身瞧不起地说：“大师？这年头比风筝都多。我碰上过一个专门研究厕所文化的，也号称大师。”

江赣认真地说：“我碰上的是真大师。人家是五台山下来的，那话绝不是

瞎说的。他还给我看了一本书呢，书上也说名字里的笔画多，代表财运旺盛。”

方路笑道：“那我给你起个名字，笔画更多了。从现在开始你叫江饕餮。笔画多不多？要算计笔画得用计算器，凭你的脑子肯定算不明白。”

江赣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饕餮？怎么听着有点儿耳熟啊？”

方路满脸不苟言笑：“饕餮就是畜生兼吃货。”说完他抬腿就跑出了十几米。江赣大骂着追了上去，二人一直跑到小区门口，方路只好停下来求饶，江赣给了他屁股一脚，才算扯平了。

两人向停车场走去，方路特地向上看了一眼，他想看看那讨厌的望远镜是不是还在盯着自己呢。但所有的窗户都是一模样，连望远镜的影子都没看见。

来到停车场，方路看到了一辆崭新的尼桑。江赣指着新车道：“不错吧？原装的！鬼子给咱卖的苦力，咱是爷。”听了这话，方路肚子里就如灌进了两瓶醋，心肝肺都凝成一个肉疙瘩了。江赣钻进车里，笑呵呵地说：“上来，我让你尝试新鲜事物。”

车牌号是新的，这车顶多也就是一个多月。方路怒冲冲地往车里一坐，气得鼻孔都翻起来了。控制板上加装了一个挺大的屏幕，这破车居然带卫星导航。方路强忍着酸气道：“新买的还是新偷的呀？”

江赣冷笑几声：“反正是新车，带你兜兜风，见识见识先进国家的先进产物。然后咱们去吃饭，反正是您出钱，停车费您也出了吧。”说着江赣把汽车发动了。

车里全是塑料味儿，方路明目张胆地点了一支烟，嘴里还不停地挖苦：“这破车，够味儿的。甲醛中毒，苯中毒，开车的真有福分，全中。”江赣白了他两眼，自己也点了一根。

此时前方是个路口，导航器厉声叫了起来：“前方三百米路口，左转。”方路也叫了起来，声调居然与导航器差不多：“不对！前面的路口过不去，现在就得右转，然后再拐到正路上去。”

江赣怜悯地瞟了他一眼，阴阳怪气地说：“你就是心里不舒服，想让我开几步冤枉路，对不对？”

方路干脆来了个似是而非：“信不信由你。”

江赣斩钉截铁地说：“我信科学。”

方路放了个响屁，然后不再言语了。不一会儿，汽车开到了路口，只见大路中央竖着隔离墩，两墩之间还立着铁栏杆。导航器依然还在不紧不慢地说：“路口左转，路口左转……”江赣看了方路一眼：“现在怎么走？”

方路歪着眼说：“您不是相信科学吗？科学也不灵啊？现在只能右转弯



了，找地方掉头去。唉，本来就是堵车的时间，如果不能按时赶到饭店，干脆你请我直接吃夜宵吧。”江赣也是个拧种，他竟然掉了个头，想原路返回去。方路见他不服气，索性接着道：“你知道卫星定位系统是给什么车使的吗？是给 M1 坦克装备的，直接撞。”江赣一个劲翻白眼，就是不肯认错。方路自从接了制片人的任务以来，心里就没这么舒坦过，一点都不焦躁了。他嬉皮笑脸地说：“买日本车有什么好处啊？有些中国人就是愿意当汉奸！你瞧我，买卫生球我都不买樱花牌的，我不能让人家当成伪军……”

“咯噔”一声，江赣一脚刹车，方路的脑袋差点撞玻璃上。江赣指着方路的耳朵大骂道：“你要是再废话，我就把你踹下去！”

方路哈哈大笑着：“恼羞成怒了吧？疯狗咬人了吧？”

江赣怒道：“你小心我把你们家的龙猫吃喽！”

方路面色一沉，阴沉沉地说：“当心我把你老婆扔井里去。”

江赣凶恶地盯着他，忽然笑了起来：“那就谢谢你了。”

方路愤愤地说：“我要是你老婆，我就毒死你这王八蛋。去年去南方旅游，没三天你就和小导游搞上了，还嚷嚷要把人家姑娘带回北京来。扭脸你就不认账了，你说你算人吗？”

江赣挺着胸脯说：“谁让兄弟有女人缘呢？”

方路怒道：“你狗杂种有女人缘，凭什么要留我的名字，还把我的手机号码给人家。没事她就给我打电话，弄得我跟我老婆解释了俩月，到现在她还怀疑呢。”

江赣笑得前仰后合地说：“谁让您老人家的工作最体面？您是大编剧，您不用上班，自由职业者还大把大把地挣钱，您多牛啊？把您大编剧的名头抬出去，哪个姑娘不动心？”

方路心里还是挺受用的。“就算兄弟天生我才，你小子也不该算计我呀？”

江赣嘿了一声：“你小子是自己算计自己。前些年你上班可你从来不请客，碰上花钱的事你就说你老婆病了。最近这两年是怎么了？每次聚会都是你组织，都是你出钱，显摆呀！对了，我还想问问你，您老婆永远健康啦？”

方路急了：“胡说，林彪才永远健康呢。”

江赣道：“反正你挣钱容易，而且保证是挣大钱了。要不，你干吗老请客呀？”

方路不说话了。这几年的确是他请客的次数多一些，刘小灵还为这事跟他吵过架呢。可他又能怎么办？除了龙猫，往往是一整天也见不到一个活物。老婆工作忙，平时连个聊天的对象都没有。如此下去，自己早晚得从楼上跳下去。其实找人喝酒不过是幌子，他是想多见些活物。原来老同学大多是一年一聚，方路认为时间跨度太大，便习惯性地充当了聚会提倡人。另外关于



方路发财的猜测，早在两年前就在同学中传开了，方路不能说自己没挣钱，但离发财还远着呢。当然被大家追捧总是件好事，没必要见面就澄清，除非是有人想借钱。

如今正是下班时间，车辆头尾相连，一眼望不到边际。天色逐渐灰暗下来，路上拥堵得厉害，二环路如同两条相互纠缠的滚动的汽车之河。车灯都亮了，光影憧憧，如幻如魅，整个城市沉浸在一股荒诞的欢乐气氛中。

他们的汽车一路向北，暖风有些烤人。不一会儿方路就有点困了，他不得不把脑袋探出去，凉风刀子一样划过面庞，清醒多了，他扭脸看了看江赣。只看了一眼，方路的魂魄便惊得从肛门里散出去了。江赣这家伙正闭着眼开车呢，睡着了！方路只得一手握着方向盘，另一手在江赣肩膀上狠狠敲了一下。江赣就如动画片里的大狗一样，浑身都颤悠了一下，嘴巴忒忒地一使劲总算是把口水吸回去了。幸亏方路控制着方向盘，否则保证上了逆行道了。

方路大骂道：“你小子活够了你？就你还买车呢？”

江赣额头上冒了汗，结结巴巴地说：“这破车是我们单位的，不是我的。”

方路哼哼着说：“多冤啊，受益人是你们单位，你白死了。”

江赣振作精神，迅速恢复常态：“奶奶的，昨天我加班了，晚上两点多才回家。我他妈要是撞死了，好歹也能算个工伤。你什么都没有，谁让你没单位的。”江赣耸了耸肩膀，那意思明明是：你活该！

整条的北二环路彻底堵死了，五分钟也没走出一公里去。方路看到桥下的红绿灯附近，有个白领模样的家伙与交通协管员正在厮打，周围聚集着几十个人，大家一水儿地咧着下巴，凸着眼睛，似乎在为双方计算点数。

江赣突然向上方指了指，方路看到天桥外沿上有个家伙正神采奕奕地站着，他张开双臂迎着风，大声唱歌呢。方路把脑袋探出车窗，想听听那家伙在唱什么。此时辅路上响起了呼啸的警笛声。

过了天桥，道路逐渐畅通了。江赣忽然在方路脸上仔细扫了几眼，似乎要彻底弄清楚他的模样：“前几天我在电视剧里看见你的名字了。”

方路问：“哪部戏？”

江赣一脸坏笑地说：“你给七个仙女逐个地钓了凯子。”方路知道这小子损自己呢，索性不说话，等他继续表演。江赣在方向盘上拍了一把：“你那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方路说：“你嘴里要是能吐出象牙来，早被猎人打死啦！”

江赣哈哈笑了几声：“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妈特喜欢你那个破戏，一边看还一边乐呢。这么看你小子当自由职业者是当对了。现在我也正琢磨这事呢，是不是应该为自己干？一天到晚地在单位里混日子，混到哪一年算个头儿啊？”

“退了休你就算混出来了。退了休，你命好没准还能活几年，其后的大部分时间你就得耗在病床上。你手捧药罐子，一身的草药味，小护士再漂亮你也就剩下联想了。早晚你把你老婆、你孩子熬烦了，要不是看在退休金的面子上，他们就得盼着你赶紧死。你是多余的人，可你又不愿意立刻就死，没办法，耗着吧。唉，我不是说你们家人的德行不好，久病床前无孝子，所以你最好的选择是退了休就赶紧死，绝对仁义！仁者无敌啊，你一死就天下无敌了。”

江赣的手离开了方向盘，挥舞着胳膊说：“我爸爸上班的时候身体别提有

多棒了，几十年里没请过一次假，可一退休心脏病、高血压就一块儿来了，连半年都没撑过去。照你这么说，我爸爸最仁义了？”

方路使劲点头，嘴里配合着：“仁义，还英明呢，绝对英明！你爸爸他老人家绝对有骨气！”

江赣又看了他一眼，方路立刻明白了，要说到仁义，方路的父亲最仁义了，没到退休就死了，一分钱的退休金都没挣着。

此时他们已经开出了二环路，行人和自行车又组成了交叉火力网，汽车规避着来自八方的射击。江赣嘴里还不闲着：“我问你，当年是怎么想起来回家的？你是怎么知道能写剧本？上学的时候，你小子连写作文都写不好。”

“写作文是给老师看的，老师要是明白人，早就不当老师了。”方路踌躇满志地哈哈笑了几声，“写剧本是我后来跟人家学的，照猫画虎，画着画着也就都会了。刚回家的时候，我还真是狗屁都不会呢。”方路发现江赣脸上漂浮着不屑的阴霾，赶紧解释道：“我在单位里干了四五年，除了天天上班以外好像什么也没干过，烦透了。在公司的最后几个月我满脑子就一个念头，我就想踹我们老板一脚，照他大腿根儿上踹。”

“你疯了？”江赣嘿了一声。

“我就是怕自己疯喽，这才回的家。”方路仰在座位里，颇是享受，“我们老板整个一孙子，那小子天天把两只手撑在后腰眼上，把自己当伟大领袖了，天生的自大狂！那小子号称自己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是介乎于人神之间的动物，我估计是半妖。”

江赣静静听着，脸上却没有丝毫反应，“只要不是人妖就行。”

方路笑了几声，接着道：“那年公司在武汉设立了办事处，老板在年会上号称百万雄师已经过大江了，正一路小跑着解放全中国呢。后来我们公司完成了第一笔出口业务，目的地是埃塞俄比亚。我们老板说全球经济的战略格局即将发生根本性改变，新的经济冷战即将在他与世界之间展开，还要求所有员工做好打硬仗的准备。你说这种人不欠踹吗？我踹死他的心都有，最好把这小子踹出个半身不遂来，要是直接进了火葬场全人类就踏实了。”

江赣冷笑道：“那是你的运气不好，所遇非人。有的老板天天跟员工论哥们儿，弄得大伙想跳槽都不好意思。”

方路报以浑身的怜悯：“那他给你涨工资了吗？”

江赣先是左眼跳了几下，右眼险些就翻到脑门子里去了，半晌也没找到反驳的语言。此时他们终于看到聚会的饭店了，二人同时长出了口气。

方路从车里钻出来，远远看见金城耷拉着脑袋，正急匆匆地向这边跑呢。江赣大叫道：“地上没有钱包。”金城看到是他们俩，立刻站住了。方路嘻嘻哈哈地正要说什么，忽然发现这家伙面如冷灰，嘴唇一个劲哆嗦，似乎稍微

一碰整个人就会哗啦一声碎成粉末。方路和江赣对望了一眼，方路试探着问：“金城，你是来参加聚会的？”

金城抽搭着鼻子，三步并两步地扑上来，一把抱住方路的肩膀，绝望地说：“方路，你们得帮忙啊，完啦，我完啦！”

二人把他扶到路边长椅上，方路拍着他的后背说：“别着急，你们家着火啦？”

金城使劲晃脑袋，泪水甩了二人一脸：“我们家着火倒好了。”

江赣咽了口唾沫：“你总不至于得了癌症吧？”

金城一把将他推得远远的：“你才癌症呢。”

金城和他们是同学，只是比其他同学小了一岁半。在大家的心目中，金城是众人公用的小弟弟。金城是提前入学的，他父母希望金城尽快成才，最好八岁就能大学毕业，十岁当上省长。于是金城五岁半的时候，父母又是请客又是拜年，生生把小金城拖进了学校大门。拔苗助长是个古老而无法破解的魔咒，一直被大家呵护的金城，大学毕业后他在家一待就是三年，差一点做了啃老族。金城视金钱如粪土，父母只得把儿子当做化粪池。他们一直将儿子供养到二十六岁，后来实在是不能容忍了，父母通过各种门路，终于把儿子运作到广告公司去了。金城是学电脑专业的，担任平面设计师，据说业务能力还说得过去。

方路问到底发生了什么。金城泪眼婆娑地说：“我他妈闯祸了，你们得帮我。我把我们经理给踹了，连裤子都给踹破了，那家伙正找人收拾我呢。”

方路和江赣同时啊了一声，金城居然把老板踹了！就他！方路实在憋不住了，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原来你小子也想踹人呀？”

金城瞪着方路道：“你也踹你们老板啦？”

江赣说：“他没踹，可他一直想踹，所以这小子回家当自由职业者了。”

方路笑道：“我是怕把他踹死，为那小子偿命实在太不划算。”

金城迷惑地说：“你酒量比我大，你不应该呀？”

方路认为应该尽快切入主题：“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

金城抽泣着诉说了自己的悲惨遭遇，说到后来几乎就要泣不成声了。

原来广告公司从山东拉回个大客户来，中午公司老板宴请大客户吃大餐，金城作为首席设计师也参加了。席间，山东客户说，时间紧，任务急，希望首席设计师能代表设计人员表一表决心。金城表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客户举着二两一杯的白酒说：“嘴上功夫要不得，男人是要靠喝酒表现诚意的。”

金城一喝就多，但敌不过客户的盛情和老板的面子，一连被山东老哥灌了三大杯，酒一下肚他当场就不言语了。回公司的路上，老板希望金城重视

这笔业务。醉醺醺的金城摇头晃脑地说：山东人二百多斤呢，能不重视吗？这话恰巧让山东人听见了，老板虎着脸让金城端正工作态度。

金城不知哪儿来的邪火，抡一脚就踹了出去，正好踢在老板大腿根上，当场就把这家伙踹了个屁蹲儿。老板和同事们都傻眼了，金城的酒也醒了一大半。他知道坏菜了，撒腿就跑。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家躲起来，路上接到了老板的恐吓电话，老板号称要找几个人收拾他。金城担心老板的手下在自家门口设了埋伏，于是独自在大街上转悠。此刻方路传达了同学聚会的消息，金城总算找到亲人了，一路就跑了过来。

听完金城的叙述，方路脑子里一片空白。而江赣竟大大地叹了口气：“你们这些人都是怪物，好好的为什么都想踹人家一脚呢？有意义吗？”

方路搂着金城的肩膀道：“咱们先进去吧，人多力量大，借你们老板俩胆儿他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金城还是满脸惶恐：“他真把黑社会的找来怎么办？”

方路斩钉截铁地说：“要相信政府，相信组织，中国没有黑社会！”

聚会彻底迷失了方向，大家围绕金城踹老板的事件展开论战，一直折腾到十一点半。方路始终没机会把亿万富翁与下岗女工摆到桌面上，到后来他几乎把自己请客的目的忘了。

无论大家如何开解，金城的情绪一路走低，到后来又有点控制不住。江赣拍着胸脯说：“放心吧，分局局长是我们家亲戚。你们老板敢动你一个手指头，我把那老板的手剁下来。今天大家护送你回家，行了吧？”

如此一说金城总算露出了笑模样，但没过一会儿他又觉得不对劲，惶恐地说：“就算他不敢收拾我，起码也得把我开除了吧？我没工作啦！你们得帮我找个工作。当年我妈为了给我找工作，前后折腾了两年多，就这么丢啦？”

江赣瞟了方路一眼：“谁让你踹人家的？把你弄了去，你没事就踹老板大腿根儿，谁愿意给自己埋地雷呀？”

此时李小倩毅然决然地发言了，她站起来郑重地说道：“金城，你应该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思想，社会是相互协调，相互包容的，必须得做到和谐。你倒好，领导说你一句你就踹人家大腿根儿，他要是不给你涨工资，你不得把人家房子放火烧喽？”

李小倩是他们班的团委书记，方路每每想到她，眼前都会闪现出《聊斋》中著名女鬼小倩的形象。他一直就没想明白，好端端的女孩子为什么要取个女鬼的名字？为此他前前后后地思索了不少年，最终断定，李小倩的父母保证是没看过《聊斋》。

金城不高兴了，耷拉着眼皮说：“你是不知道，我们老板动不动就挤对

我，这口气我都憋了好几年了。”

江赣说：“人不能太老实了，在单位里老实人受欺负。”

“那可不一定。精明人只能占一时便宜，傻干傻得，老实人有好报。”小倩哄小孩似的说，“金城应该在家里调整心态，你太焦躁了。迎接新的工作岗位，总得有个全新的精神面貌。”

金城望着屋顶，眼珠子骨碌碌地乱转，就是不说话。

方路忽然一拍桌子道：“我的工作我做主，上什么班？不上班就活不了啦？怎么活都是个死，为什么一定要死在单位里呀？金城，设计水平怎么样？”

金城说：“北京午餐车的标志就是我设计的。”

方路道：“全北京的人都在你的指引下吃午饭，你还怕什么？上回你说你正学三维呢。”

金城忽然兴奋起来：“我已经会做效果图了，前门大栅栏改造的效果图就是我设计的。”

方路又狠狠地拍了下桌子：“艺高人胆大！咱有手艺，咱自己找个活儿干不成吗？找工作干吗呀？到哪儿都得看别人的脸色。咱自己的尿，尿到自己的壶里。”几个女同学纷纷做出要吐的表情，方路依旧地大言不惭：“跟我似的，回家想吃就吃想喝就喝。自由职业，不比你们挣得少。”

金城眨巴着眼睛，拿不定主意。小倩沉着脸说：“自由职业？说的比唱的都好听，那叫无业游民，人家金城可不能跟你学。”

方路仰起脸，用鼻孔看着她。“我怎么了？一个剧本能给社会创造几十个就业机会，我上的税能养活好几个乡村女教师。你们对社会能有什么贡献？和谐？没人上税哪来的和谐？”

江赣嘿嘿笑道：“为什么一定要养活乡村女教师？男教师就不养啦？”

方路在桌子下面踹了他一脚：“给我一边去！我是说自由职业者对社会的贡献大。”说着他瞪着几个在国企供职的同学，趾高气扬地说：“你们这些有业人士又能怎么样啊？你们在单位里不就是喝茶、看报纸，相互打小报告吗？”小倩等人纷纷转过脑袋，给他留了个后脑勺。方路顷刻间觉得自己比姚明还高大，拍着金城的肩膀，大大咧咧地说：“授人以鱼，莫如授人以渔呀。以你的性格不适合在单位里混，你不合群，有点自闭，做自由职业者是你最好的选择。”

小倩从方路身边绕了过去，坐到金城身边，大姐姐似的说道：“金城，你千万别听方路胡说八道。自由职业了，老了以后怎么办？退休、养老和医疗保险谁给你上啊？自由职业就是自断后路。”

江赣捏着鼻子说：“嘿嘿，我爸爸有后路，可他一退休就死了。嘿嘿，他